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聊斋志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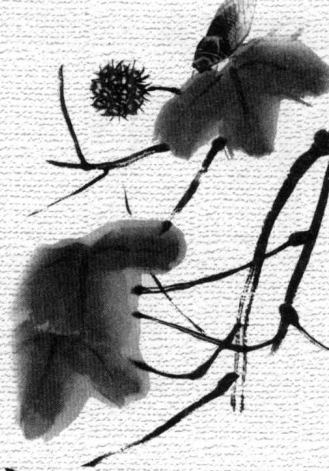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聊斋志异



大象出版社



目 录

黑旋风	(1)
咱们的世界	(15)
南北极	(29)
手指	(61)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	(65)
油布	(100)
田舍风景	(116)
CRAVEN “A”	(130)
公墓	(147)
偷面包的面包师	(168)
断了条胳膊的人	(181)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	(203)
莲花落	(229)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(234)
夜	(258)
上海的狐步舞 (一个断片)	(266)
黑牡丹	(278)
圣处女的感情	(288)
某夫人	(294)
玲子	(301)
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	(307)
烟	(313)
贫士日记	(321)



“全是你平日里胡说霸道，现在可应了。”

“你怎么跑来了？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！”

“你睡了两天，不会说话。你说，怎不急死我！”

“我说，你怎么跑来了，把孩子扔在家里——”

“我说呀，你怎么一下子会把胳膊伸到那里边去了？”

“真累赘，你怎么专跟我抢说话，不回我的话呀？我问你，孩子交给谁管着。”

“大姑在家里管着他。”

“姐姐吗？”

“对。姑丈和大伯伯上厂里要钱去了，这里医院要钱呢。”

“家里零用还有吧，我记得还有二十多块钱在那儿。”

她低下了脑袋去抹泪。

“可是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再说吧，还有一条胳膊咧。”

他望着她，心里想：“我抱着孩子要饭去吧。”一面就催她回去看孩子。她又坐了好久，也没话说，尽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。他又催她，她才走。她走了，他就想起了拐角那儿的西乐队，饽饽铺子的铁杓敲在锅沿上的声音……老虎灶里的那个胖子还是把铜杓子竖在灶上站在那儿吧！接着便是那条小胡同，熟悉的小胡同，斗大的财字……他是躺在这儿，右胳膊剩了半段，从胳膊肘那儿齐齐地切断了，像砖那么平，那么光滑。

第二天，姐姐，哥，和姐夫全来了。他们先问他怎么会闹出那么的事来的，往后又讲孩子在家里要爹，他们给缠得没法，又讲到昨儿上厂里去要钱的事，说好不容易才见着厂长，求了半天，才承他赏了五十元钱，说厂里没这规矩，是他瞧你平日做人勤谨，他份外赏的，还叫工头给抽



去了五元，多的全交给翠娟了。

“往后怎么过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他闭着嘴望他们。他们全叫他瞧得把脑袋移了开去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活总是要过的。”过了回儿又说：“我想稍微好了些，搬到家里养去，医院里住不起。”

“究竟身子要紧，钱是有限的，我们总能替你想办法。”

“不。现在是一个铜子要当一个铜子用了。”

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。头几天翠娟天天来，坐在一旁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才回去。往后倒也不哭了，只跟他谈谈孩子，谈谈以后的日子。她也从不说起钱，可是他从她的话里边听得出钱是快完了。那天她走进来时，还喘着气，满头的细汗珠子，脊梁盖儿全湿啦。

“怎么热得这个模样儿？”

“好远的路呢！”

“走来的吗？”

“不——是的，我嫌电车里挤得闷，又没多少路，反正没事，所以就走来了。”

“别哄我。是钱不够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不说话。

“是不是？”

猛的两颗泪珠掉下来啦，拿手帕掩着鼻子点了点头。

“还剩多少？”

“十五。可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厂里拿来的五十元钱呢？全用在医院里了吗？”

她哭得抽抽咽咽的。

“怎么啦？你用了吗？”

“大伯伯骗你的，怕你着急。厂里只争到三十元，这



里用的全是他和姑丈去借来的。我们的二十多，我没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哦！”想了想。“我明天搬回家去吧。”

“可是你伤口还没全好哪。”

“还是搬回去吧。”

他催着她回去了。明天早上，他哥来接他，坐了黄包车回去。他走过那家绸缎铺子，那家饽饽铺子，胡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走到胡同里边，邻舍们全望着他，望着他那条断了的胳膊。门那儿翠娟抱着孩子在那儿等着。孩子伸着胳膊叫爹。他把孩子抱了过来，才觉得自家儿是真的少了一条胳膊了。亲着孩子的脸，走到屋子里边，还是那掉了漆的墙壁，什么都没动，只是地板脏了些，天花板那儿挂着蛛网。他懂得翠娟没心思收拾屋子。孩子挣下地来，睁大着眼瞧他的胳膊。

“爹！”指着自家儿的胳膊给爹看。

“乖孩子！”

孩子的脑门下长满了痱子。只要孩子在，就是断了条胳膊还是要活下去的！这时候有些人跑进来问候他，他向他们道了谢。等他们走了，身子也觉得有点乏，便躺在床上。哥走的时候儿，还跟他说：“你要钱用，尽管跟我要。”他只想等伤再稍微好了些，就到厂里去看看。他还是可以做工的，只是不能再像别人那么又快又好罢咧。翠娟忽然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真瘦狠咧。”

“拿面镜子我照一下。”

镜子里是一张长满了胡髭的瘦脸，他不认识了。扔了镜子——“我还是要活下去的！”

“现在我可真得去帮人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

“要不然，怎么着呢？咱们又不能一辈子靠别人，大伯伯和姑丈也不是有钱的，咱们不能牵累他们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你等着瞧。”

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瞧见自家儿用一条胳膊抱着孩子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。

第三节

每天在家里，总是算计着往后怎么过活。他可以到厂里去瞧一下，工是还可以做，厂里也许还要他。就是厂里不用他，也可以做些小本生意，卖糖果，卖报纸。翠娟出去帮人也赚得几个钱一月。可是孩子呵！孩子不能让翠娟走的。法子总不会没有，只要身子复了元就行咧。

过了几天，饭比从前吃得下些了，就到哥和姐夫那儿去走了一遭，谢了他们，托他们瞧瞧有什么事做没有。回到家里，媳妇笑着跟他商量。

“我真的帮人去了，你说可好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自然真的。有个小姐妹在西摩路王公馆里做房里的，荐我到那边儿去，你说怎么着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六元钱一月，服侍他们的二少爷，带着洗衣服，旁的就没什么事……”

她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串儿。他没听，望着坐在地上玩的孩子。他听见过许多人说，娘儿一到公馆里去做，就不愿意再回家受穷。也瞧见过他伙伴的媳妇帮了半年人就跟着那家的汽车夫跑了。有一个朋友的媳妇也在大公馆帮



人，他要她回来，天天跑去跟她闹，末了，叫她的主人给撵了出来。那么的事多极了，他听见过许多，他也瞧见过。翠娟又生得端整。

“真的去帮人吗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！人家高高兴兴地跟你讲……”

“不怎么。”

“你这人变了。掉了条胳膊，怎么弄得成天的丧魂落魄的，跟你讲话也不听见。”

“阿炳怎么办呢，你去帮人？”

“有什么‘怎么办呢’，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。你在家不能照顾他不成？”

“他离不了你哪。”

“要不然，你说怎么着呀？坐吃山空，你又不能赚钱。”

他又望着孩子。

“说呀！你怎么啦，人家跟你说话，老不存心听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你说怎么着？”

“也好。那天去呢？”

“那天都可以去。我想等你再健壮些才去。”

“等几天也好。”

伤口是早就好了，就为了流多了血，身子虚，成天傻在家里，没事，有时候抱着孩子到门口去逛逛，站在人家后面瞧抹牌，到胡同外面带着孩子去瞧猴子玩把戏，孩子乐了，他也乐。姐姐也时常来瞧他。跟翠娟谈谈，倒也不烦闷。日子很容易混了过去。脸上也慢慢儿地有了血色了。翠娟想下礼拜到王公馆去，他也想到厂里去一回。那天吃了中饭，他便坐了电车往厂里走。



到了厂里，他先上机器间去。已经有一个小子代了他的位子了。那大轮子还是转着，钢刀还是一刀刀的砍下来。从前的伙伴们乐得直吆唤，叫他过去。他站在机器前面笑着。真快，一个多月啦。

“伙计，你没死吗？”

“还算运气好，掉了一条胳膊。”

“我们总以为你死咧。你没瞧见，我们把你抬到病车里去时，你脸白得多怕人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自家儿倒一点不怕。”

那工头过来了，跟他点了点头。

“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躺了多久。”

“一个多月。”

“你也太不小心咧。”

“是吗！”

“如今在那儿？”

“没事做。”

“现在找事情很不容易呢！”

“我想——”

他的伙伴岔了进来道：“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打算到这儿来问问看，还要不要人，我还能做。”

那工头瞧着代他的那小子道：“已经有人了。”

“总可以商量吧？”

他瞧着他的断了的胳膊嚷道：“很难吧。你自家儿去跟厂长谈吧，他在写字间。”

他便向他们说了再会，跑去了。

推开了门进去，厂长正坐在写字台那儿跟工程师在说



话。见他进来，把手里的烟卷儿放到烟灰缸上，望了他一望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这里机器间里的——”

“不就是上个月切断了胳膊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不是拿了三十五元医药费吗？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先生，我想到这里来做——”

“这里不能用你。”

“先生，我还有媳妇孩子，一家人全靠我吃饭的——”

“这里不能用你。”

“先生，可是我在这里做了十多年，胳膊也是断在这儿的，现在你不能用我，我能到那儿去呢？”

他摇了摇头：“这里不能用你。”

“总可以商量吧？”

“你要商量别人怎么办呢？断胳膊的人不止你一个，我们要用了你，就不能不用别人，全用了断胳膊的，我们得关门了。”

“先生，总可以商量吧？”

“话说完了。你这人好累赘！”

“难道一点儿也不能商量吗？”

他不给回，和工程师讲话去了。

“你知道我的胳膊是断在你厂里的。”

“跟你说话说完了，出去吧！我的事多着。”

“我在这里做了十多年了！”

他按了按桌上的铃，是叫人来撵他的神气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在桌前，把剩下来的一条胳膊直指到他脸上。

“你妈的！你知道一家子靠我吃饭吗！”



“你说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你这混蛋！”

门开了，走进了一个人来，捉住了他的胳膊，推他出去。他也不挣扎，尽骂，直骂到门口。他脸也气白啦。糊糊涂涂的跑了许多路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想拿刀子扎他，出口气。现在是什么都完了。还有谁用他呢？可是也许一刀子扎不死他，也许他活着还能赚钱养家，也许还能想法。扎了他一刀子，官司是吃定了，叫翠娟他们怎么过活呢？顶好想个法子害他一场。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他来去都是坐汽车的。想着想着，一肚子的气跑回家里。孩子跑过来抱住了他的腿，要他抱出去玩。

“走开，婊子养的！”

翠娟白了他一眼，也没觉得。孩子还是抱住了不放，他伸手一巴掌，打得他撇了酥儿了，翠娟连忙把他抱了过去，一面哄着他：“宝贝别哭。爹坏！打！好端端的打他干什么？对了，打！打爹！宝贝别哭。阿炳乖！爹坏！真是的。你好端端的打他干什么！”

他本来躺着在抽烟的，先还忍着不作声，末了，实在气恼狠了，便粗声粗气的：“累赘什么！”

“您大爷近来脾气大了，动不动就没好气！”

“不是我脾气大了，是我穷了。才说了这么句话，就惹你脾气大脾气小。”

“什么穷了，富了？你多咱富过了？嫁在你家里，我也没好吃穿的过一天，你倒穷的富的来冤屈人！”

“对啦！我本来穷，你跟着我挨穷也是冤屈你了！现在我穷得没饭吃啦，你是也可以走咧。”

“你发昏了不是？”

“什么帮人不帮人，我早就明白是说说罢咧——”

她赶了过来，气得一时里说不出话来。顿着脚，好一



回，才：“你——”哇的哭了出来。“你要死咧！”

这一哭，哭得他腻烦极了。

“婊子养的死泼妇！我们家就叫你哭穷了，还哭，哭什么的？”

“你骂得好！”她索性大声儿地哭闹起来。

他伸手一巴掌：“好泼妇！”

孩子本来不哭了，在抹泪，这一下吓得他抱着妈的脖子又哭啦。这当儿有人进来劝道：“好好的小夫妻闹什么！算是给我脸子，和了吧。”

她瞧有人进来，胆大了，索性哭得更厉害，一边指着他：“你们评评理。一个男儿汉不能养家活口，我说去帮人，他说我想去偷汉，还打我，你打！你打！”

“我打你又怎么样？”他赶过去，给众人拦住了。

“小夫妻吵嘴总是有的。何苦这么大闹。大嫂你平平气，一夜夫妻百夜恩，晚上还不是一头睡的。大叔你也静静心，她就是有不是，你也担待担待。真是，何苦来！”

他一肚子的冤屈的闷坐在那儿，又不好说。翠娟不哭了，一面抹泪，一面说道：“我走！我让他！他眼睛里头，就放不下我。他要我走，我就走给他看。”一面还哄孩子。孩子见妈不哭，他也不哭了，抹着泪骂爹：“爹坏！打！”

劝架的瞧他们不闹了，坐了回儿也走了。他闷坐在那儿。孩子也坐在那儿不作声。她也闷坐在那儿。他过了回儿便自家儿动手烧了些饭吃了，她也不吃饭，把孩子放在床上，打开了箱子整理衣服。他心里想：“你尽管走好了。”她把衣服打了一包，坐到孩子的小床床沿上，哄孩子睡。他没趣，铺了被窝，也睡了。

早上，他给孩子哭醒来，听见孩子哭妈，赶忙跳起来，只见孩子爬在床上哭，不见翠娟。他抱着孩子，哄他



别哭，到外面一找，没有。昨儿晚上打的包不见了，桌子上放着八元钱。她真的走了！他也不着急。过几天总得回来的。

“爹，妈呢？”

“妈去买糖给宝贝吃。宝贝乖，别哭！妈就回来的。”

可是孩子不听，尽哭着要妈。他没法，只得把他放在床上，去弄些水洗了脸，买了些沸水冲了些冷饭胡乱地吃了。喂孩子吃，孩子不肯吃，两条小胖腿尽踢桌子，哭着嚷：“妈呀！”

打了他几下，他越加哭得厉害啦，哄着他，他还是哭。末了，便抱了他瞧猴子玩把戏去。一回到家里，他又哭起来了。

闹了两天。翠娟真的不回来，他才有点儿着急。跑到他翁爹那儿去问，说是到西摩路帮人去了。丈母还唠唠叨叨地埋怨他：“你也太心狠了，倒打得下手。早些天为什么不来？自家儿做了错事，还不来赔不是！她天天哭，气狠了，她说再也不愿意回去了。我做娘的也不能逼着她回去。”

“还要我跟她赔不是！你问她，究竟是谁的不是呀？她瞧我穷了，就天天闹，那天是她闹起来的——”

“你这话倒好听，好像她嫌你穷了，想另外再嫁人似的。”

“是呀，我穷了，你丈母也瞧不起我了——”

“我倒后悔把她嫁了你穷小子……”

又说翻了嘴。他赌着气跑出来，想到姐那儿去，叫她去跟翠娟说，孩子要妈，天天哭，回头一想，又不知道她在西摩路那儿，又不愿意回到翁爹家去问。随她吧，看她能硬着心肠不回来。回到家里，刚走到破了一个窟窿的格



子窗那儿，就听得——

“妈呀！”哭着。

隔壁的李大嫂正在哄他。见他进来！就把孩子送给他：“爹来了！拿去吧，我真累死了！”

他抱着孩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踱，孩子把脑袋搁在他肩上呜呜地哭着。踱到那边儿，他看见那扇褪了色的板门，踱回来，他就瞧见一个铜子骨碌碌的在门外滚过去。一个脏孩子跳着跟在后边儿，接着就是拍的一声，骨牌打在桌面上。慢慢儿的孩子便睡着了。他放下了孩子，胳膊有点儿酸疼，就坐着抽烟。

天天这么的，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踱，等翠娟回来。姐又来看了他一次，劝他耐心等，她总要回来的。他却赌气说：“让她，嫁人去吧！我早就知道她受不了艰穷！”

可是他还是天天抱着孩子等；孩子哭，他心急。几次想上翁爹家里去，又不愿意去瞧人嘴脸，只得忍住了。孩子不肯吃饭，一天轻似一天。钱一天天的少了下去。过了一礼拜，翠娟还没回来，他瞧见自家儿抱着病了的孩子，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。

第二天他只得跑到翁爹家去，丈母不在，翁爹告诉了他翠娟在那里。他又赶到姐那儿，要她马上去。他和孩子在姐家里等。孩子哭，他哄孩子：“宝贝别哭。乖！姑姑接妈去了。妈就来！”

他一遍遍的说；他瞧见姐和翠娟一同走了进来，翠娟绷着脸不理他。他向她说好话，赔不是。真等了半天，姐才回来。他望着她，心要跳到嘴里来啦。

“她什么话也没说。我说孩子哭妈，她只冷笑了一声儿。”

“你是说孩子哭妈吗？”



“我是说孩子哭妈，她就笑了一声儿。”

“她孩子也不要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她只冷笑了一声儿。”

他冷笑了一声儿，半晌不说话。亲了亲孩子：“宝贝乖！爹疼你！咱们回去。”孩子先听着他们说话，现在又哭起来了。

回到家里，他抱着哭着的孩子踱。

“爹，妈呢？”

他冷笑了一声儿，踱过去，又踱回来。

“爹，妈呀！要妈！”

他又冷笑了一声儿，又踱过去，又踱回来。

第四节

孩子病了。

抱在手里，轻极了，一点不费力。孩子的脑袋一天比一天大啦。只干哭，没眼泪。眼珠子隐在眼眶里，瞧爹。他心里急。他听着他的哭声——他的哭声一天显得比一天乏。他自家儿有好几个晚上没好好儿的睡了。

饭是要吃的，钱已经从哥那儿借了不少，姐夫那儿也借了，又没心思做生意，孩子也没人管。成天的想着翠娟，他知道她的左胳膊上是有一颗大黑痣的。可是翠娟没回来。

他带了孩子，走到西摩路，找到那地方儿，是一座很大的洋房，按了下电铃。大铁门上开扇小铁门，小铁门上一扇小铁窗开了，一颗巡捕脑袋露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翠娟在不在这儿？”

“没有的，什么翠娟。你找谁呀？”



“新来的一个佣人，不十分高，长脸蛋的。”

“可是在二少爷房里的？”

“对啦！”

那巡捕开了门让他进去，叫他等一回儿。他暗地里叫了声天，觉得腿也跑乏了，胳膊也抱酸了，便靠在墙上歇着。不一回儿那巡捕走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姓林。”

“翠娟说他没丈夫的。”

“我就是他的丈夫嘛！”

“你弄错人了。这里的翠娟没有丈夫的。走吧！”

他只得跑了出来，站在路上。他等着。他想等她出来。

“爹，妈呀！”孩子的声音像蚊子的那么细。

“别哭，妈就来的。”

直等到天晚，他走了回去。没吃饭，望着孩子发愁。孩子不会哭了。他踱着，踱到半晚上，孩子眼皮一阖。

“宝贝！宝贝！”

孩子不作声，也不动。

他再叫了声儿：“宝贝！”

孩子不作声，也不动。

他一声儿不言语，抱着孩子，踱到那边儿看见褪了漆的门，踱到这边儿，看到纸糊的格子窗，窗外静悄悄的。

他一声儿不言语，抱着孩子，踱到那边儿，看见褪了漆的门，门里边那间屋子从天窗那儿漏下一块模模糊糊的光来，踱到这边儿，看到那纸糊的格子窗，窗前的地板上也有了一扇格子窗。

猛的，他坐到床上，放了孩子，用他那条又酸又麻的胳膊托着脑袋，揪着头发，哭了。



他尽坐在那儿，泥塑的似的。傍晚儿，他把孩子装蒲包里边，拎了出去。回来时走过那家绸缎铺子，那家饽饽铺子，那家老虎灶，拐弯，进了胡同，第一家，第二家……胡同里有人打牌，有人滚铜子……第八家，门上斗大的财字，第九家，格子窗破了个窟窿，跨到自家儿家里——空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门也不带上，又跑去了。

半晚上，他回来啦，红着眼珠子，扶着墙，呕着，摸到自家儿门口，推开门跨进去，绊在门槛上，一交跌下去，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，嘴犄角儿喷着沫，嘴啃在地上，臭的香的全吐了出来，便打起鼾来啦。

第五节

接连着好几天，喝得那么稀醉的回来。第二天早上醒回来，不是躺在地上，就是爬在床铺底下。脸上涎子混着尘土，又脏又瘦。家也乱得不像了。到处都是呕出来的东西，也不打扫；被窝里边真腥气。白天也睡在那儿，一醒，望着那只孩子抱过的桌脚，想：“这回我可完了。”

有时，他醒回来，会看见一只黑猫躲在桌下吃他吐出来的东西，见他一动，它就呜的缩到角里望着他。也没人来瞧他，他什么也不想，一醒就检了件衣服去买酒吃。

“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！哈哈！”

仰着脖子，一杯。

“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！哈哈！”

仰着脖子，又是一杯。一杯，两杯，三杯……慢慢儿的眼前的人就摇晃起来了，便站起来，把荷包里的钱全给了跑堂儿的，也不唱戏，也不哭，也不笑，也不说话，只跌着，跑着的回家去。第二天睁开眼来，摸一下脑袋，有